

从近出高道田儋墓志看唐玄宗的崇道活动

牛敬飞

内容摘要:通过解读盛唐高道田儋墓志,可知史传所载开元十九年立五岳真君祠是在唐玄宗开始关注五岳道教神祇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田儋深得玄宗信任,主持过玄宗上元斋。他在玄宗对老子的偶像崇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赴亳州真源庙斋醮,是开元二十九年楼观台老子真容的发现者。此外,田儋还于天宝四年为玄宗修本命功德,于天宝五年向杨贵妃授三皇经箓。田儋深度参与玄宗朝的崇道活动,表明他是长安“都市道教”中的重要一员。

关键词:田儋 唐玄宗 上元斋 杨贵妃

道教作为李唐王朝皇家宗教,在唐代政治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数量众多的唐代墓志中,只有极少的道教徒墓志,将它们与传统道教文献结合,往往能带来对唐代道教的新认识^①。近期西安出土了唐玄宗时期高道田儋(693-747)墓志(见图1,墓志原石现由私人收藏),该墓志呈正方形,边长62厘米,志盖长62厘米,志盖书“大唐故田尊师墓志铭”。田儋为长安名观景龙观大德,他与高道司马承祯、李含光、吴筠、张探玄等同时活跃在开元、天宝年间,惜不见于传世文献。通览其墓志,可知他在唐玄宗崇道事业上发挥了极

①近年来陕西、河南等地陆续有道教徒墓志问世,学界对此较为关注。如雷闻先生利用墓志材料钩稽出了马元贞、吴善经、刘从政、程紫霄等数位长安高道,并致力于梳理其法脉。参见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3-80页)、《太清宫道士吴善经与中唐长安道教》(《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第66-81页)、《传法紫宸:敬宗之师升玄先生刘从政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59-88页)、《新见〈程紫霄墓志〉与唐末五代的道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第115-127页);张全民:《〈唐玄济先生墓志铭〉与有关道教问题考略》(《唐史论丛》第14辑,第227-232页)等。

其重要的作用,地位不亚于名留青史的其他高道。现将该墓志进行录文,并对相关道教史问题展开论述。

一、墓志录文

唐景龙观威仪检校修功德使田尊师墓志铭并序

尊师讳僊,字道立,京兆人也。其先有妣之裔,太岳之后。食采命氏,以陈为田。《春秋传》曰:陈公子敬仲卿齐,然则周人以易献观国之繇。懿氏占曰:获于飞象者,庆叶八代,光为七雄。及刘项西入,犹君王南面。会汉徙王族,今居京师。曾祖讳元丰,事周光禄勋,鼎迁于隋,为晋王记事。发挥百行,籍甚两朝。祖讳成实,有隋之征君也,白贲无咎,紫芝成曲。父讳哲,器蕴才略,道兼出处,曾奋玉剑,西涉青海,谋发一鼓,日取三捷,何其壮也。及逃赏不受,遗名就闲,拜上柱国,未敢闻命,何其清也。尊师天假醇精,生为世楷,德宇深耸,杰出一时。风灵爽秀,光照千里,誓抗心寥天,师友造化。中宗嘉之,命为道士,住景龙观。以尊师标格高峻,皆向风推服,遂荐为监斋,又升为大德。于是词达窈冥,声塞宇宙。上以五岳真君图,西母受汉,世未之闻焉。期作庙图形,创兴大典。发中岳之旨,受于尊师,俾尚书郎韦陟为之介。既还报命,蒙束帛之锡。申命令,奉龙璧,东醺于岱。廿四载正月上元,上乃沐止水之五香,清层官之一室,崇校戒也。命为高功大法师,其容止详闲,进退审度。上指之曰:仙家秀也。昔汉帝美尊师之先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今古不替,爰锡以银器,杂繒副焉。廿七载,诏往真源祖庙修斋醮,太常卿韦滔、内常侍陈忠盛副以从事。实多灵应,书诸国史。廿九载,上梦烈祖,尊师承诏旁求,审得厥像,又赐紫裳束帛。时斋庆鸿休,敕尊师表叹,若鼓钟于宫,琳琅振响,词贍韵逸,载闻于天。又赐束帛,因下诏曰:朕幽求山下,乃遇真容。卿敷畅楼前,深明道要。朝来斋庆,为慰良深。是岁度弟子田恭,尊师辞让。墨诏答曰:尊师道众领袖,玄宗津梁,至于门人,皆服膺高业,故编名紫府,用嗣清真。又敕修本命功德并检校太玄观功德使,副恒王为上座。初谢不敏,墨诏答曰:玉京斋庆,瑶坛纪纲。资道门之旧德,成真宗之新学,宜来往检校,勿事谦撝。又命为贵妃授三皇宝录师,妃实勤敬,道高故也。冬十月,上幸温泉,尊师扈从,因遇疾杜门。上久不见尊师,恤然若无所与乐也。降中使致问,勒名医视药,尊师礼谢曰:臣素求度世,今将变变,何答天慈。默而涕下。六载春正月戊子,上有事于圜丘。尊师曰:吾同太史公滞洛之恨也。己丑,沐浴焚香,口授辞表曰:臣闻存没者,昼夜也,何所欣感。于臣则不然,遇大道圣君不得久事,有九十五老母不获送终。追寻二事,实难瞑目。

负愧宿愿,无词叩谢。但饮气太阴之下,结草无何之乡,不胜恋恋至深,谨拖绅奉辞以闻。皇上省表嗟悼,中使吊焉。赙绢五十匹,饰终之惠也。翊日大殓,举衿就棺,若无有物,得真仙尸解矣。尊师时载五十有五,迁化于观。逾月己酉,窆于细柳原,礼也。呜呼,云笙遥遥,瞻望不逮,刊乃幽石,永示下泉。铭曰:世本有効,名扬盛时;一肩泉户,水逝风悲。敕道门使翰林供奉兴唐观主撰。



图1 田儼墓志

二、《田儼墓志》所见玄宗崇道事迹考辨

阅读该墓志不难发现,与迄今所见其他高道墓志相比,志文并未言及田儼的师承及修道历程,这显然不利于学者从法脉及学理角度认识其在唐代道教史中的作用^①。但该志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志主田儼所参与的玄宗朝一系列重大道教活动,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盛唐道教史。田儼最初所任之“监斋”是唐代道教宫观常任三纲之一,地位仅次于观主、上座。田儼能在名景观龙观^②中位至监斋,表明其在道教系统内部已进入高道行列。之后他又

①如与田儼同时在景龙观修道的有京兆田名德,二人同郡,却无法查考其详细关系。参见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1-154页;周伟华:《叶法善考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②参见雷闻:《新见〈程紫霄墓志〉与唐末五代的道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第123页。

升为“大德”，大德之号乃朝廷所加荣誉称号^①，受此名号往往标志着高道开始与宫廷(皇帝)发生联系。志主田僊在四十四岁(开元二十四年，736)前即成为“大德”，可知其道教修养极高，已得皇帝关注。正因此，他才频频参与玄宗朝的道教活动。

(一)从《田僊墓志》判断玄宗立五岳真君祠之原因

《田僊墓志》所记“上以五岳真君图，西母受汉，世未之闻焉。期作庙图形，创兴大典”，应是玄宗朝事。与田僊一同奉旨至嵩山求图的韦陟出自京兆韦氏郕公房^②，乃玄宗朝名臣，《旧唐书》有传。史载韦陟：“开元初，丁父忧，居丧过礼。自此杜门不出八年……历洛阳令，转吏部郎中。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③韦陟从洛阳令(正六品上)至吏部郎中(从五品上)再至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一路升迁；张九龄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为中书令^④，故志文所言韦陟为“尚书郎”当在此之前(或即指吏部郎中)，进而可判断田僊赴中岳求真君图事亦在开元二十二年之前。据传世文献及道教碑刻材料，开元二十二年之前玄宗朝与五岳相关的重要道教活动莫过于开元十九年五月设立五岳真君祠事^⑤。五岳真君祠因是在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建议下设立，故广为研究者关注。《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

(开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祯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⑥

雷闻先生据宋人所言“开元中，天台司马子微谓五岳皆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因敕五岳各立真君祠，其说盖出于(五岳)真形图”，进而比对现存与五岳真形图相关文献，确认了司马承祯之议确实与五岳真形图有关^⑦。然而关于司马承祯为何在开元十九年提议设五岳真君祠，传世文献绝少言及。蜀中道士杜光庭所著《录异记》的“九天使者”条提到，玄宗因梦见庐山九天使者，

①参见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57-58页；林西朗：《唐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57-158页。

②姜春娥：《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之郕公房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③刘昫：《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附子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958页。

④《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201页。

⑤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三联书店，2009年，第180-182页。

⑥《旧唐书》卷一九二《司马承祯传》，第5128页。

⑦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190-193页。

故而召司马承祯访其事,于是司马氏才提出如《旧唐书》所记的五岳真君之说,五岳三山(青城山、潜山、庐山)得以立祠^①。《录异记》将五岳真君祠事附于庐山“九天使者”,从侧面反映出唐代部分道教徒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庐山地位高于五岳^②。但实际情况是,玄宗下令立五岳真君祠之后三个月才降旨“青城山丈人庙、庐山使者庙,宜准五岳真君庙例”^③。即在玄宗眼中五岳地位并不低于庐山,《录异记》之说恐只是道教徒的杂糅杜撰。

《田僊墓志》所言玄宗欲得“五岳真君图”而“期作庙图形”与五岳真君祠的建立应有一定关系。这里还需要简单解释下“五岳真君图”。五岳真形图是魏晋以降常见道教符箓之一(洞真法位必修),不能说“世未之闻”。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五岳真形图的流传,后世道教徒逐渐对其加以阐释发挥制作出《受图祭文》《五岳图序》等,有学者甚至认为唐初已出现了图、序并行的情况^④。《受图祭文》《五岳图序》中皆提到了五岳道教人格神五岳君。不惟如此,在《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中,诸岳真形图前亦书有“东岳泰山君所领群神五千九百九人”“南岳衡山君所领仙官七千七百人”之类^⑤。可以推断,中古道教徒在研习五岳真形图时也会认同五岳诸神君,唐玄宗可能就是在获得《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之类经箓后,对掌管五岳的道教神祇发生了兴趣,希望为其画像作庙^⑥。从田僊墓志来看,田僊曾赴嵩山求得了五岳真君像,但如《旧唐书》所载,玄宗最后采纳的是司马承祯提供的真君像。笔者推论,开元十九年立五岳真君祠是玄宗因接触到《五岳真形图》(玄宗于开元十二年受上清经法^⑦)开始关注五岳道教神祇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此外从志文可知,田僊从中岳求得五岳真君像后又奉命至东岳设醮投龙,此事或也是立真君庙活动之一。

(二)田僊墓志所见玄宗行上元斋法

传统文献与金石材料记录了不少开元天宝间的皇家道教活动,还涉及玄宗受法箓等事,但相对缺乏玄宗的日常修道细节。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言:“道家三元,诚有科戒,朕尝精意久矣,而物未蒙福……自今已后,及天下

①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九《九天使者》,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188页。

②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193页。

③毛德琦:《庐山志》卷一《祀典》,清康熙顺德堂刻本,第21页A。

④孙齐:《〈五岳真形图〉的成立——以南岳为中心的考察》,《第七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集》,2011年3月。

⑤《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0-741页。

⑥需要指出的是,朝廷正祀所祭五岳诸庙内应早有五岳神像。

⑦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1页。

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官禁断屠宰。”^①而田儋墓志所记“廿四载正月上元,上乃沐止水之五香,清层宫之一室,崇校戒也”,正是玄宗修三元斋之重要记录。据吕鹏志先生考证,道教三元斋源自南朝《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②。按道教经义,天官、地官、水官分别在上元、中元、下元日向上天呈报兆民生死缘对宿根,信徒应于三元日行忏悔谢过之法。三元斋的核心是道教徒的谢罪仪式,即修道者“自谢涉学犯戒之罪”^③。道经对修道者行三元斋的许诺是:“修行三元品诫谢罪之法,则三宫九府右别录籍,五帝保举,列名诸天……万灵侍护,三界司迎,妖魔降伏,千灾不干,道真自生,克得神仙。”^④《玄都大献经》对三元斋有简练的概括:“正月十五日,天官校戒,上元斋日。七月十五日,地官校戒,中元斋日。十月十五日,水官校戒,下元斋日。此三日能斋,三官勒名善簿。”^⑤三元斋仪式规定“平旦、正中、夜半三时,沐浴身形,五香自洗。”^⑥五香指:“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辟邪气;三者栢叶,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灵圣;五者青木香,能消秽召真。此之五香,有斯五德。”^⑦此即田儋墓志所记玄宗“沐止水之五香”。田儋在这场斋戒仪式中出任“高功大法师”即总执事^⑧。据道经:“高功大法师,其职也,道德内充,威仪外备,俯仰法式,人天所瞻。”^⑨高功法师一般选择年长大德为之,而在这场上元斋忏悔仪式中,玄宗选用四十四岁的田儋总领仪坛,足见他对田儋十分信任。在仪式中田儋“容止详闲,进退审度”,玄宗引汉帝赞田凤之语“堂堂乎张,京兆田郎”^⑩美之,更见君臣关系非同一般。

(三)田儋与开元二十九年烈祖真容事件

开元二十七年(739)田儋奉诏赴亳州真源老子庙斋醮,其副职有二,一是治礼名臣时任太常卿的韦縯(志文作“滔”),一是宦官陈忠盛。韦縯(韦陟从兄弟)曾专掌五礼,与张说、徐坚等共修仪注^⑪,其议礼诸事多见《旧唐书·礼

①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29页。

②吕鹏志:《灵宝三元斋和道教中元节——〈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考论》,《文史》2013年第1辑,第151-174页。

③《道藏》第32册,第620页。

④《道藏》第6册,第586页。

⑤《道藏》第6册,第954-955页。

⑥《道藏》第25册,第189页。

⑦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第893页。

⑧林西朗:《唐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第166-167页。

⑨《道藏》第9册,第348页。

⑩赵岐等撰,张澍辑:《三辅决录》,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⑪《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18页;卷二三《礼仪志三》,第892页。

仪志》。按唐代制度,一般逢大型祭祀才派出高品官员,此次真源祖庙斋醮派出正三品之太常卿,可见玄宗之重视,以致田儼墓志言道“实多灵应,书诸国史”。此事今已不见于唐代正史,但据传世的《内侍陈忠盛神道碑》,其文历数陈忠盛多次奉使外出时言道“崇兹真庙,获彼灵符”^①,或即此事。

老子崇拜是玄宗崇道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其崇道历程始终。自开元九年(721)于景龙观刻三体《道德经》,玄宗便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诠释此经,他的这种热情以开元二十三年天下诸州刻御注《道德经》暂达高潮并告一段落^②。据《旧唐书·礼仪志》,自开元二十九年(741)起玄宗的兴趣逐渐从文本崇拜转向(或者说升级到)偶像崇拜,为老子图形立庙。如是年正月“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同年闰四月“玄宗梦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盘屋楼观之侧”^③,立像于兴庆宫。此次事件影响重大,自此玄宗确定了老子塑像标准并在全中国推行^④。天宝十载(751)正月南郊之前玄宗下令:“自今已后,摄祭南郊,荐献太清宫,荐享太庙。”^⑤若将武德年间尊崇老子为唐祖视为起点,那么天宝十载确立的南郊祭天须先告太清宫(供奉老子)之制^⑥,最终将玄元皇帝老子嵌入国家最高礼制当中,便可视为一个理想的终点。

巴瑞特注意到玄宗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前曾梦见过老子,此即《册府元龟》所记开元二十七年十一月:“(玄宗)将欲巡幸渭北,是夜梦玄元皇帝曰:明日子欲游乎北,神不在此,事宜止,五更当自有应。”^⑦此事为史官记录并被李林甫等“宣示百僚,颁及中外”^⑧。玄宗遣韦縚、田儼等至真源庙斋醮或与此事相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开元二十九年楼观台得老子像事,传世及金石文献虽多提及^⑨,如《册府元龟》记道“朕即命使兼令诸道士相随,于京都西南求诸”^⑩,但其事细节不详。据田儼墓志,田儼参与了这次寻像活动并且是老子像的发现者,其后玄宗行斋醮庆祝此事,田儼顺理成章地成为该仪式的

①李昉:《文苑英华》卷九三一《内侍陈忠盛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年,第4898页。

②巴瑞特著,曾维加译:《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齐鲁书社,2012年,第40-42页。

③《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第925-926页。

④参见李淞:《唐代道教美术年表》,《艺术史研究》第7辑,第122页。

⑤《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第928页。

⑥参见吴丽娱:《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64页。

⑦⑧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三《尚黄老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593页。

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6-127、132-133页。

⑩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三《尚黄老一》,第594页。

主角之一,志文称其唱念醮词(即表叹)时“若鼓钟于宫,琳琅振响,词贍韵逸,载闻于天”。

由上可见,田儼在开元后期玄宗崇祀老子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君臣关系也更近一步,玄宗甚至亲书墨诏准其收度弟子。

(四)田儼所参与玄宗朝其他道教活动

据田儼墓志,开元二十九年田儼还参与了另外两项道教活动:其一是为玄宗修本命功德,其二是为杨贵妃授三皇法箓。首先来看修本命功德事。唐玄宗生于乙酉年(685)八月初五,史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①,对于玄宗以华岳为本命,研究者多有注意^②,但究其原因,主要应归根于道教。中古以降,道教徒习惯将生年地支与五行匹配,南朝古《灵宝经》言:“假令本命寅卯,属东方二辰,称东岳先生。四方效此。辰戌丑未生,称中岳先生。”^③此处便将五岳通过五行思想与本命地支联系起来^④。北朝《无上秘要》记录有申酉年本命斋醮情节:“乞解除先世以来下逮某身上犯九天之君、太白金精、白虎七宿、中外诸星官,下逮西岳山陵丘阜、江海川谷、一切众灵……某身于秋三月之中,庚辛甲酉戌日时有行年本命……乞某身与真气合德,景福流光,万祸绝灭,年命修长。”^⑤由此可知,中古道教徒因本命信仰而特尊本命星神、岳神,以它们为命运之主宰。玄宗亦因乙酉年本命而崇拜西岳,以至五岳加爵西岳为先^⑥。分析至此,我们亦可判定田儼是于天宝四载(745,乙酉年)为满一甲子的玄宗修本命功德的。从其加有“检校太玄观功德使”一职来看,修本命功德或就在太玄观(骊山温泉宫北)。如墓志所记,这次为玄宗修功德的正使不是田儼,而是同样信奉道教的玄宗之子恒王李瑱^⑦。

其次,杨贵妃入道是唐代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有趣议题,不少学者名家曾详细考证过杨贵妃具体入道时间^⑧,但关于杨贵妃具体修道历程,几无信史可征。信息量颇大的田儼墓志竟记录了杨贵妃受三皇法箓事,其授

①《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第904页。

②参见贾二强:《论唐代的华山信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91-92页;刘缙:《北宋华山信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1页。

③《道藏》第9册,第872页。

④牛敬飞:《论中古五岳祭祀时间之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0-111页。

⑤《道藏》第25册,第177页。

⑥贾二强:《论唐代的华山信仰》,第91-92页。

⑦《旧唐书》卷一〇七《恒王瑱传》,第3271页。

⑧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20页;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7-70页;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第11-17页。

策师正是玄宗信任的大德田僊。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在天宝四载八月^①,而田僊卒于天宝六载正月,故杨贵妃受三皇法策正是在此期间。三皇文是道教洞神法位的必修内容,洞神法位属中低法位,相比长期研习上清经系(洞真法位及三洞法位)的玄宗而言,杨妃此时的道教修养虽有提升但也不过是个学生辈。史载杨贵妃虽曾两次忤旨,但两人情感弥笃,共同的修道兴趣当然也是其中原因,如天宝七载玄宗专门在敕文中表扬杨贵妃“勤志玄宗,叶诚严奉”^②。

三、结语

众所周知,受李渤《真系》影响茅山宗(王知远、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一直被视作唐代道教之主流,其他如楼观道、天师道等居于次要地位^③。然而,唐代长安、洛阳宫观林立、道士云集,后世道教徒用系谱方式将众多道士从庞大的“都市道教”^④群体中抽离、区别,这种做法难免会有遗漏^⑤。如对唐代道教发展影响颇大的叶法善近年来才得到较多关注,而学界对其道学源流归属仍莫衷一是^⑥。与叶法善类似,田僊亦是道教系谱所遗漏的一位盛唐高道。他与玄宗关系密切,参与了开元天宝年间一系列重要道教活动,如为立五岳真君祠求真君像、主持玄宗上元斋、赴楼观台求老子像、为玄宗修本命功德、为杨贵妃授策等。他对盛唐宫廷道教的影响不亚于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过茅山宗的任何一位法师,是盛唐长安“都市道教”中的重要一员。天宝六载正月,田僊因病笃不能参加圜丘大礼,自比“同太史公滞洛”,可见其并不以方外人自况。面对着皇帝的临终关怀,田僊更是少了道教徒那份参透生死的洒脱,相反却多了一份对庙堂殿陛的眷恋,乃至发出“遇大道圣君不得久事”的感慨。

【作者简介】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

①《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219页。

②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七载册尊号敕》,中华书局,2008年,第53页。

③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124页;汪桂平:《唐玄宗与茅山道》,《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63-71页。

④参见张泽洪:《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6-52页。

⑤葛兆光先生对此种道教史写法提出了怀疑,参见氏著:《屈原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第166页。

⑥周伟华:《叶法善考论》,第1-7页。